

論

衡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四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論衡卷第十一

王充

談天篇

說日篇

荅佞篇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南故百川注焉此又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
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
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

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氣乎雲煙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平不周爲共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
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
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
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共工折之代以獸足骨
有腐朽何能立之乂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
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
無異當共工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

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共工得敗之
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
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
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
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
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共工
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
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
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消煉五石補蒼天斷鼈之足

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上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

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僞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

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
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
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
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竒之物金
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
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
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
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

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鄮則察日之初
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
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
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
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
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
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
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
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

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雒且萬里徙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雒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雒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

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
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
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
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
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
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
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
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

雲煙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矣郵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白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

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
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
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
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
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
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
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
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
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

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
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
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
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為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
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
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
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
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
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
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

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旣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后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

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
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
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
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
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
蓋之檠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
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
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
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

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
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
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
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
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
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旣明矣試使
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
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
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

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
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
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
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
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
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
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
上視天天一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
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

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
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
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
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
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
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
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
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

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
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
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
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
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
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
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

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

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

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鳥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

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為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亦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

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
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
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
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
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
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
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
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
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
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
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
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
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
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
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

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

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日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更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實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竝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竝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

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
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
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
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
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
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
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
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
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

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

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焦
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焦不枯與
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
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
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
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平留則失
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
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
恆星不見星霄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
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
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
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
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
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實之者皆是星也孔
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實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
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
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
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

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
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實審者天之星實而至地人
不知其爲星也何則實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
星實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實星之形
其實非星孔子云正實者非星而徙正言如雨非雨
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
恆星不見夜明也星實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
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
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

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
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
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
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為星則謂實為石矣辛卯之夜
星實為星則實為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
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
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
宜然至地而樓臺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
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

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
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竇則謂之星也左丘明省
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
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
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竇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
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
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
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
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
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

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為
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
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
或曰尚書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日月麗于畢俾
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
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
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
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
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
天降也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
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
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質可以得貨然而必
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
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
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
自効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爲獨以情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

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割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

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
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
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
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
行考之一驗情心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
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欺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刑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善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
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
所歉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
誅故貫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
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

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
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
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叙
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鈞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
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
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
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
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
功故高來襁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

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
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
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辨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僞
而伺其姦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棊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畋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辨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往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僞無情者可辨質誠居善者可得舍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辨人君好辨佞人學
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
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
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庭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君之
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姦爲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

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母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
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
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
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
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
苟不利已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
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
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
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
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
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
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
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
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
人欺將不毀人於將然則
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譽
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
令甲有高行竒知名聲顯
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
已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
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
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
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
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
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湏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湏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
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
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

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
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
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久
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
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
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廢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
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
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

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
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
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堯大佞
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
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
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
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
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民誤設計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
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
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
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論衡卷第十一

三言律二

三言律二

開化圖書館
kaihwa library

論衡卷第十二

王充

程材篇

量知篇

謝短篇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

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
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
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
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
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
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

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賁育
當敵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賁育之難
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
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
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
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
今世之將相不責已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
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
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

生無闕閱所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
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
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
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
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
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
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
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
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

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徇今不顧古趨讎不存志競進不案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闕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

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
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
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
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
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
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
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庭謂
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
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謂之文吏

朝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
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
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
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
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
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
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
掾史一郡脩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
不取脩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
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

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
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
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
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䟽拙於
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
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
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
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
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燔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
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

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鍤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鍤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擅經窮

竟聖意文吏搖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
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
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
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
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
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
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
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
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已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
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
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費錢
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
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
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
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胷中
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
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韭山樹
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

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竒有先
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
紡績織經如或竒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
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
猶女工織錦刺繡之竒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
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
客受賜於主人富人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_{有以}
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
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曾無仁義之

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食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食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

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廓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扎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煩事雖無道學筋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錘荷斤斧把築錘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錘鈞也

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
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
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
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
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竒也蒸所
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燻以火烟熱究浹光
色澤潤焯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
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綵之巧施針
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

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
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
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
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
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
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
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
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
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

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
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
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
成器未更鑪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
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
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木長
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
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槧枿之爲板
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

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
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廷植
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
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
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
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
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
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
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

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

病也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
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
夫胷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
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脩大
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
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
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
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

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已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慙
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
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閣不覽古今不能各
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
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
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
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
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
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
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

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
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
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
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嚮國幾載而至於殷
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
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
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
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
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
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訖今幾載初受何

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
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
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温故
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
未載於經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
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
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
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
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

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
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
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
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日夕
所授二十九篇竒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
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
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
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
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

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

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
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
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
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
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
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
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
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
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
肉刑壹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
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
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
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摠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

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臆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

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裏上
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
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
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曰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
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
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
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
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
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

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无一闕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第十二

闕化
kua hua

開化圖書館

Kaifu Library

全譜卷三

通海草堂

論衡卷第十三

王充

效力篇

別通篇

超倚篇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楊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䟽通故博達䟽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

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
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
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
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
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
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
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
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
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
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

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
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
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
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
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
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
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
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
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

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襄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

孟說舉鼎不任絕脉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

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脉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脉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什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蒿中嘔血失寃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胷中之才茂有
無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跡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庭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湏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間巷之深何時得達暴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
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胃之
人宜在王闕頰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

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
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
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
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軍
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
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堦重一
人之跡不能蹈也磻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
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
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其瓠不能傷篠籥之箭機不

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簳之才也無推頓
發動之主苾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讎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鋪所以能擗地者
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
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斂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桺匱所羸縑
布絲綿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以七尺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
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
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
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
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
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
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
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
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

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闇況庸人無
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
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
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
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
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都
都多竒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
古今行事其爲竒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
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
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

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
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
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
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
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
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
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
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
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明講
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

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
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
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
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助
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窓牖也
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
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
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廷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
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
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

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
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
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六
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
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
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城夫經藝
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
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
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夫
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曾

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
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夫
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
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
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
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
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
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
也故血脉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
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

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衆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褻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

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
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
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
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
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
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
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劒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
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
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
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劒伎

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
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相
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
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
水禹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
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山
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
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地
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
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

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弟
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生敬長謹慎之力有也
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
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
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
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
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
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法
祖脩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
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

書傳文大難以備之上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
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
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性
好道樂學故辨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卧腹
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俛蟲三百人爲之長天
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閣脂塞無所好欲
與三百俛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

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右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竒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文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爲體內藏
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閑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胷
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
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
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
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栢君山其
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徃徃而然譬珠
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
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
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

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
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
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
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帶長狄之項跣不足以喻故夫
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旣奇或
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而奇而奇
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
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溢稱
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
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

於牘奏之士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
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
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
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
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
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
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
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栢君山以
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
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王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

龜能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
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
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
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
胸中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竒偉倣儻可謂得
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
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
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
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
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

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
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
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巧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
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
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
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
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
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
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

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
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
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
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
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
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
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扎爲文情見
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
卿爲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
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

一意相君山易鼂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
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
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
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
陽上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
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
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
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
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
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

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
爲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
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
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
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
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
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
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
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
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

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末有周長
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
物產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竒人也孔子曰文
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
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
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
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
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
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
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

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
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
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
論者猶謂釋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
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
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
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
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
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
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

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
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
宅始成桑麻纒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
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
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
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
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
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
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
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

無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
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
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
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
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
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
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第十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ku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wa Library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Inches

論

衡

開化圖書館

Kaohua library

四

開化圖書

kaishua library



Inches 1 2 3 4 5 6 7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